

第十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中華民國文字學學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卅一、卅二日
地點：國立臺南師範學院文薈樓

第十一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

目 錄

周 何	談未來中國文字學研究之範圍及方法.....	1
蔡哲茂	甲骨綴合對殷卜辭研究的重要性.....	2
沈建華	《甲骨文全集補編》校勘記(二).....	16
魏慈德	讀甲骨文筆記三則.....	30
李旻姁	甲骨文例研究舉例.....	42
朱歧祥	論子組卜辭一些同版異文現象.....	58
汪中文	金文中的女子名號條例.....	67
游國慶	〈我方鼎〉蓋器真偽考辨.....	76
蘇建洲	新出柞伯簋研究.....	79
蔡信發	段注《說文》古今字之商兌.....	105
許錢輝	形聲字聲符表義釋例.....	114
柯明傑	《說文通訓定聲》言「同」用語淺析.....	129
張意霞	徐鍇「三耦論」研究.....	154
何樹環	肇、靡、肇三字構形研究.....	164
林文華	戰國文字考釋兩則.....	173
胡雲鳳	秦文例流變考.....	184
許文獻	戰國疊加勺聲符構形研究.....	205
季旭昇	古璽雜識二題.....	223
傅榮珂	秦簡勞役刑探論.....	231
張惠貞	王鳴盛與文字學.....	263
袁國華	《郭店楚墓竹簡·五行》「遮」字考釋.....	274
林宏明	古璽中的“弦”氏及其相關問題.....	285
周 何	形聲字形符義近者得組合歸類說.....	292
陳新雄	異體字典編撰緣起.....	296

古璽中的“弦”氏及其相關問題

林宏明

政治大學中文所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載一則有名的故事，秦軍打算襲鄭，鄭商人弦高在往周的經商途中遇到秦軍，於是將四張熟牛皮及十二頭牛假託鄭君犒師，秦以為鄭已有防備，所以打消襲鄭的念頭滅滑而還。這則故事的主角弦高靠著幾句話就使秦軍班師，因此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人物表卷四十九》把他列在“辭令”一類¹。古璽中有從弓從臣之字常用為姓氏，我們懷疑就是弦高的“弦”字異體。

先秦古文字中有字作如下之形：

a  b  c  d  e 

羅福頤《古璽文編》將“a”釋作“𠄎”²。從字形上看，“a”並不從“又”，而殷墟甲骨文已有“𠄎”字，古璽文字本身又有以“𠄎”為偏旁的“賢”字，其所從的“𠄎”旁和“a”明顯不同，可見把“a”釋為“𠄎”是有問題的³。吳振武先生正確地指出《古璽彙編》二九二三、二九二四號璽中“a”和“賢”同在一印中出現，二者字形不同，更可證明“a”絕不能釋為“𠄎”（摹本見附圖一⁴），並指出“a”字從“弓”，似應釋作“彊”、或從“彊”的字：

¹ 參見（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6月一版），冊二·卷四十九（春秋人物表），頁2602。

² 參見羅福頤《古璽文編》（以下簡稱《璽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二刷）。《璽文》70頁1-3欄等十五枚，應加上2182、2927-2929及2933-2937等九枚。

³ 甲骨文的“𠄎”字見《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8461、18143等，有關賢字所從“𠄎”的構形，請參見陳劍《柞伯簋銘補釋》，載《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9年第1期。

⁴ 羅福頤《古璽彙編》（以下簡稱《璽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二刷）。

彊字見於《玉篇》、《集韻》等書。又古璽中還見有從彊的𠄎(七〇頁)、𠄎(一九四頁)、𠄎(三一六頁)三字，本書分別釋或隸定為緊、癩、豔。從隸定上說，這樣隸定是不準確的，但從讀音上考慮的話，由於彊和緊、癩、豔等字古音相近，所以這三個從彊的字也有可能是緊、癩、豔（古文字從虫從虫往往無別）的異體，皆從彊得聲。其中緊字見於《說文·𠄎部》，癩字見於于《廣韻》、《集韻》，豔字見於《玉篇》、《集韻》。不過這僅僅是一種推測而已，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落實⁵。

劉釗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

彊字見於《集韻》等字書。但在戰國文字中彊字確實常常用為「𠄎」字。如古璽緊字从彊字作「𠄎」，癩字作「𠄎」皆是。彊字可用為𠄎字的原因待考，但彊、𠄎到底並非一字，故應分別。⁶

可見最近學者討論此字，均肯定“彊”、“𠄎”非一字，但“彊”可用為“𠄎”。我們認為吳振武先生指出這些字從“弓”是很正確的，《古文四聲韻》“弓”字王存又切韻作“{”和“a”偏旁相同⁷。我們懷疑“彊”字應分析為“從弓，臣聲”，和現在寫作“弦”的字是聲符不同的異體。“𠄎”、“賢”、“弦”古音均在匣母真部；“臣”字古音在禪母真部⁸。

“弦”、“臣”同是真部字，可是聲母有些距離。不過，古聲母在匣母的“𠄎”字，《說文》以為從“臣”（禪母）得聲；《說文·肉部》從“𠄎”（匣母）得聲的“賢”字古音亦在禪母真部；又“牽”字據《說文》乃從“玄”得聲（玄字古音亦在匣母真部），《說文·臣部》：“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臣，牽也”應該是屬於聲訓的性質；《玉篇·糸部》有“緹”引《春秋經·成公四年》“鄭伯緹卒”⁹，“緹”字按一般文字結構規律可分析為“從糸，臣聲”，“鄭伯緹”，三傳各有異文作“𠄎”、“堅”或“賢”¹⁰，因

⁵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第062號校訂（吉林大學博士論文 1984年10月）。

⁶ 劉釗《〈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釋文補訂》，《中國文字》新廿四期（台北：藝文印書館，1998年12月）98頁。

⁷ 見（宋）夏竦《古文四聲韻》（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年5月）卷一·東第一“弓”字。

⁸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207、229頁。

⁹ 《玉篇》的“緹”字本從“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三“緊”字下已辨其誤。

¹⁰ 詳前註段注及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2刷）87頁“賢與堅”條。

此段玉裁認爲“臣聲與𦣻聲一也”¹¹。從以上的例子來看，“弦”和“臣”古音應相近。

古文字因聲符不同而成爲一字的異體現象很普遍，如“慮”字“從心慮聲”，中山王譽鼎作“從心呂聲”；“廟”字“從广朝聲”，《說文》古文及中山王譽壺作“從广苗聲”；中山野蚤壺的“蚤”字“從虫次聲”，即《說文·虫部》“從虫齊聲”之字的異體，《說文·食部》有“養”字“從食次聲”或體作“從食齊聲”；“聞”字“從耳門聲”，《說文》古文及中山王譽鼎作“從耳昏聲”等¹²。因此，“𦣻”和“弦”同從“弓”，祇是所從聲符不同，一從“臣”聲，一從“玄”聲的不同異體。

“𦣻（弦）”字在《璽彙》至少二十四見，有二十二例當作姓氏用¹³，又“十一年閔令矛”的刻銘中，其工師的姓氏亦作“𦣻”（摹本見附圖二¹⁴），因此，從“a”字當作姓氏的用法來看，釋“a”爲“弦”也比釋“𦣻”合適。除了弦高外，“弦施”見於《左傳·哀公四年》，《左傳·哀公十一年》有“弦多”，杜預注認爲二者是同一人。《春秋經·僖公五年》：“楚子滅弦，弦子奔黃。”應劭《風俗通義》：“弦氏，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¹⁵”弦氏也許和弦國有關，但弦氏當在奔黃的弦子之前即已存在。

“b”字“從糸從𦣻”，也從“玄”（附圖一，二六二三），古文字“糸”、“玄”當作義符時可以通用，如古璽“孫”字（《璽文》三〇三～三〇五頁）、“絲”字（同上三一二頁）、“綽”字（同上三一三頁）、“𦣻”字（同上三一四頁）等，均有從“玄”的異體。“b”或釋爲“緊”，可是古璽另有以“緊”爲偏旁的“𦣻”字（《璽彙》〇八六〇），偏旁“緊”從“𦣻”，和此字不同。不過若從讀音考量，釋“b”爲“緊”字異體的可能性也不宜排除。我們認爲“b”可以分析爲是在“𦣻”字上加注“玄”、“糸”，是重疊義符。弓弦的“弦”或作“絃”；中山國“其義可張”的“張”作“𦣻”，因此“b”當是“弦”字形體較繁的異體。

¹¹ 詳前註段注。

¹² 參見拙稿《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5月）第二章第六節〈聲符的代換與繁簡〉有關部分。

¹³ 《璽彙》2123、2182號“𦣻”爲私名。“𦣻”字又見《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52號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1980年）45號（印文和《璽彙》2936號同文），均用作姓氏。

¹⁴ 參見《殷周金文集成》第十八冊，編號1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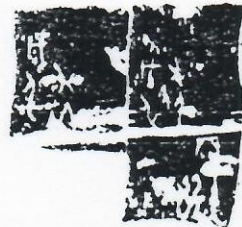
從“弦”字較早的構形來看，“b”也可以說是在會意字“弦”上加注“臣”聲。睡虎地秦簡日書有弦字作“𠄎”¹⁶，從弓從系會意，這個字形應是“弦”字較早期的構形。漢印“弦”氏亦從弓從系作“𠄎”（或系、幺，附圖三¹⁷），《說文·弦部》：“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說文》時“弦”字尚不從“玄”聲，熹平石經則已從玄作“弦”¹⁸，可見弦字“從弓玄聲”結構的確立時代較晚。

“𠄎（弦）”字的“系”旁後來被“玄”旁取代，除了“玄”對“𠄎（弦）”字具有表音的功能外，也和“玄”和“系、糸、幺”形近易混有關，如禹的父親“鯀”《國語·魯語上》等文獻又作“鮫”。“𠄎（弦）”早期構形“從弓從系”會意，因為不具表音的功能，所以後來改造為“從弓玄聲”的形聲字，當然這種改造也有可能會在較早的戰國時代東方各國即已進行，因此我們懷疑“從弓臣聲”的“𠄎”字，即是會意字“𠄎（弦）”改造為形聲字的一種字體結構。“𠄎”字在後來未被沿用下來，應和秦統一文字時“罷其不與秦合者”有關。

附帶提及，據《甲骨文字詁林》字頭三一五七號有“從幺從弓”之字¹⁹，李宗焜先生已指出此字形和“弔”字有關²⁰，《類纂》所收僅《合》二一八三九（右半即乙一六〇八）一例，若從重印的《乙編》拓片看（見右圖），此字是將“（以）”字右旁的筆畫和“弔”字左旁的“弓”形結合，誤為“幺”；將“弔”字的右旁“弓”形視為“弓”字，實為“弔以”二字誤釋，若無其他的字例，此字頭應刪。



1608 13.0.3414



21839

¹⁵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9月）514頁。

¹⁶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191頁。

¹⁷ 參見羅福頤《漢印文字徵》（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8月）12·21。

¹⁸ 參見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年10月2刷）915頁。

¹⁹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纂《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3192頁。

²⁰ 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6月）246頁。

“c”字見《璽彙》一〇三〇、一六〇五、一七八七、二九〇四，字“從疒彊聲”，可以隸作“癩”，釋作“癩”或“痲”。“癩”字在古印中當作人名用字（附圖一²¹）；“d”字見《璽彙》二九四四、二九四五號二例，字“從虫彊聲”，古文字从虫从虫用作義符時常可通用，見《說文·虫部》、《說文·虫部》的“蠃”、“蠶”、“強”、“蚺”等字，因此d可以釋作“蚺”，從聲音上考量也有可能可以釋作“豎”（見上引吳先生文），“d”在印文中用作姓氏字，具體應讀作何字，待考。

“e”字見《古陶文彙編》三·七三七，亦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〇八八二（見右圖），二書均作不識字處理²²。此字應分析為“從心，彊聲”，根據上文我們對“彊”字的釋讀，“e”可以釋作“慈”。“慈”字見於《說文·心部》：“慈，急也。从心，从弦，弦亦聲。河南密縣有慈亭。”







最後，應當說明的一點是，常有出土的先秦古文字在《說文》中找不到，卻在較晚的《玉篇》、《廣韻》、《集韻》中出現，如上文討論的“彊”字見於《玉篇》、《集韻》；“屨”字見於《廣韻》。學者或許會以許慎失收來解釋類似的情況，現在由於出土古文字數量較多，我們可以了解先秦時期同一個字的異體經常是相當多的（包括因地域、時間產生的異體），因此在《說文》以後發現的先秦古文字（如汲冢竹書）一定也有相當數量是《說文》所收字的異體，只是當時不知道而據字形加以隸古定，從上下文義判斷其字義，而收入後來的字書。

這種情況在較早的《說文》收字時也有類似的例子，如《說文》收有“丕”字，“丕”字未見於出土的先秦文字資料，事實上“丕”字應即戰國時代“不”字異體“丕”的隸定結果（和楚系的“不”字尤近），《玉篇·一部》“丕…或作丕”，這個或體即是“不”字的異體，因為先秦古文字資料中，“丕”這個詞都寫作“不”，許慎把這個“不”字異體當作“丕”這個詞的專字。

²¹ 王北岳編拓《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印選輯》（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省委員會，1978年5月）14頁著錄一枚古璽原書釋“肖□”以不識字處理，和《璽彙》1030同文；，另外《殷周金文集成》十八冊，第11712號“七年相邦鉞”治之名為“史癩”。

²² 參見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3月）228頁。又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240頁。















現在的“寶”字常有寫作“寶”的，“寶”字金文一般作，後來“缶”形的下半部常被省去而作²³，這個簡省的“缶”被誤以爲是“尔”（也可以說是照原形隸定的結果），因此出現了寶字異體而被收在字書中，類似的情況應該是很多的。我們從《穆天子傳》中可以看到有許多字，當時僅照字形隸定，如“（壽）”、“（陵）”等，因此我們的推測當是合於情理的。所以我們認爲《玉篇》、《集韻》等書有“弦”字異體“彊”字形是不足爲怪的。

重要參考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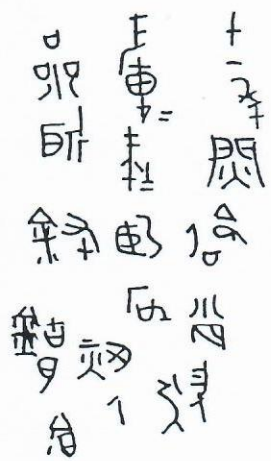
- （宋）夏竦《古文四聲韻》（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年5月）。
- （清）顧棟高撰·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6月一版）。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天工書局，1992年11月再版）
-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纂《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5月）。
-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年9月）。
- 吉林大學歷史系文物陳列室編《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
-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4年10月）。
- 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5年6月）。
- 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
- 林宏明《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台北：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7年5月）。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10月四刷）。
-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3月）。
-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2月）。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
-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年10月2刷）。
- 羅福頤《古璽文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二刷）。
-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6月二刷）。
- 羅福頤《漢印文字徵》（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9年8月）。

²³ 參見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10月四刷）516-525頁。

附圖一 (摹)




			
2926	2924	2923	2922
			
1787	2904	1605	1030
			
2623	1189	2945	2944
			
2182	2125		




附圖二 (摹)



《集成》18·11561

附圖三 (影)



 少 弦
 公

 私 弦
 印 豐


 魏 弦
 貴

 武 弦

 熙 弦